·心理卫生·

贵州留守青少年校园暴力现状及其与自尊的关系

许秀芬[1],杨青松[1],周云[1],王燕[1],陈巍[2]

1.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贵州 563006;2.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贵州省留守青少年校园暴力行为现况及其与自尊的关系,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以青少年校园暴力量表和自尊量表为工具,对从遵义、毕节随机分层抽取的 9 所中学的 1 602 名留守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男生的肢体暴力、欺负以及工具暴力卷入程度高于女生(t 值分别为-3.69,-4.53,-5.78,P 值均<0.01),而压力营造、言语侵犯卷入程度低于女生(t 值分别为 3.24,4.32,P 值均<0.01);独生子女的肢体暴力、欺负、工具暴力以及言语侵犯得分低于非独生子女(t 值分别为-2.75,-2.73,-2.53,-3.27,P 值均<0.05),网络暴力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t=2.19,P<0.05);是否单亲仅在网络暴力维度上对留守青少年有影响(t=2.29,P<0.05);住校学生的肢体暴力、欺负、工具暴力以及言语侵犯卷入度显著高于非住校学生(t 值分别为 14.92,16.75,17.36,4.46,P 值均<0.01),压力营造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非住校学生(t=-2.35,P<0. 05);高中生的肢体暴力、欺负、工具暴力和言语侵犯卷入度显著高于初中生(t 值分别为-17.10,-19.03,-19.87,-4.44,P 值均<0.01),压力营造卷入度低于初中生(t=3.51,P<0.01)。回归分析显示,自尊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留守青少年的心理暴力(β=-0. 22,P<0. 01)。**结论** 留守青少年的校园暴力水平在性别、是否独生、是否单亲、是否住校以及学段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自尊水平可以预测心理暴力的卷入程度。

【关键词】 暴力;自我概念;精神卫生;学生

【中图分类号】 G 637 B 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8)12-1794-04

Campus violence and self-esteem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 Guizhou Province/*XU Xiufen, YANG QingSong, ZHOU Yun, WANG Yan, CHEN Wei. School of Education, Zunyi Normal University, Zunyi*(563006), *Guizhou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ampus violence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 Guizhou,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juvenile violence prevention. **Methods** Totally 1 602 left-behind teenagers from 9 middle schools were selected in Zunyi and Bijie and were investigated with campus violence and self-esteem. **Results** Boys were more likely involved in physical violence, bullying and violence with hard objects(t=3.69, 4.53, 5.78, P<0.01), but less likely involved in social bullying and verbal aggression than of female students(t=-3.24, -4.32, P<0.01). Physical violence, bullying, violence with hard objects and verbal aggression were lower among the only-child than those non-only-child individuals(t=-2.75, -2.73, P<0.01; t=-2.53, P<0.05; t=-3.27, P<0.01), however higher network violence was found higher in only-child adolescents(t=2.19, P<0.05). Living with single parent showe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network violence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t=2.29, P<0.05). Physical violence, bullying, violence with hard objects and verbal agg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social bullying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resident students compared with non-resident students(t=14.92, 16.75, 17.36, 4.46, P<0.01; t=-2.35, P<0.05). Physical violence, bullying, violence with hard objects and verbal agg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social bullying was lower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than junior school students(t=17.10, 19.03, 19.87, 4.44, -3.51, P<0.01); self-esteem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sychological violence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β=-0.22, P<0.01). **Conclusion** Campus violence among left-behind teenagers varies in gender, only-child, separated family, live in residence, and educational level. Self-esteem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in prediction of involvement in psychological violence.

【**Key words**】 Violence; Self concept; Mental health; Students

校园暴力(school violence,SV)指在校园内部及其周边发生的针对青少年学生实施的生理、财产和心理的侵害行为,包括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 2 个层面[1]。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频发,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已成为威胁中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2]。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3]。有研究发现,留守青少年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 32.2%,在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自我强迫等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4];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遇到挫折时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如回避、发泄、暴力行为等,可能与亲子关系的相对缺失、祖辈的溺爱、人际沟通方面的障碍有关[4]。党晓红等[2]的研究也发现,留守儿童在不和谐同学关系以及校园暴力上得分高于非留守儿童。依据 McMaster 的家庭功能模式理论,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相对突出,可能与家庭功能缺陷有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2018B045)。

【作者简介】 许秀芬(1982-),女,山东兖州人,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8.12.009

关[5]。陈京军等[6]认为,家庭功能可能通过个体内部因素作为中介而对青少年问题行为产生影响。自尊是个体在实践过程中对其自我的一种积极情感的体验,是个体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言行、维护一定荣誉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自我意识倾向[7]。作为起中介作用的个性变量,自尊对儿童的情感、动机、社会适应性行为等都具有重要作用[8]。李琳[4]研究发现,留守儿童自尊较低。也有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中的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对儿童自尊有正向预测作用,而自尊对儿童暴力等问题行为也有预测作用[9]。为了解贵州省留守青少年学生校园暴力发生情况及其与自尊的关系,笔者在遵义、毕节地区中学进行青少年校园暴力问卷调查,旨在为青少年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提供理论支持,并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7 年 7 月上旬至 2018 年 6 月下旬,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市、毕节市留守儿童较集中的 9 所初中和高中开展问卷调查。通过对班主任教师的访谈,确定每个年级至少 50 名父母外出 0.5 年以上的 6~18 岁儿童,共发放调查问卷 1 700份,回收 1 615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1 602 份,有效率为 99.20%。其中男生 728 名,女生 873 名,信息缺失 1 名;独生子女 424 名,非独生子女 1 177 名,信息缺失 1 名;单亲家庭 189 名,非单亲家庭 1 410 名,信息缺失 3 名;住校生 749 名,非住校生 846 名,信息缺失 7 名;初一学生 291 名,初二学生 319 名,初三学生 186 名,高一学生 361 名,高二学生 242 名,高三学生 202 名,信息缺失 1 名。年龄 13~18 岁,平均(15.42±1.97)岁。本研究获得遵义师范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进行调查。

1.2　方法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 3 个部分:第 1 部分为个人信息,包含性别、年级、是否独生、是否单亲、是否住校等人口学信息;第 2 部分为青少年校园暴力量表;第 3 部分是自尊量表。

校园暴力的测量采用由支愧云等[10]编制的青少年校园暴力问卷,共 36 个条目,分为自杀、肢体暴力、工具暴力、欺负、性侵犯、人际攻击、网络暴力、压力营造和言语侵犯 9 个维度,其中自杀、肢体暴力、欺负、工具暴力和性侵犯 5 个维度的项目组成身体暴力分量表,人际攻击、网络暴力、压力营造和言语侵犯 4 个维度的项目组成心理暴力分量表。量表采用 1(从没有)~4(总是) 4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发生校园暴力的频次越高。对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部分题目因子载荷较小,将因子载荷<0.5 的题目第 3,5,9,10,11,31 题删除,删除后拟合指标显著上升,分别为 *RMSEA*=0.06(<0.08),*RMR*=0.01(<0.08),*NFI*=0.96(>0.9),*CFI*=0.97(>0.9),因子载荷都大于或接近 0.6。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0.89。

自尊采用由 Rosenberg 编制、季益富等翻译的自尊量表(SES)[11]进行测量。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成,采用 1(很不符合)~4(非常符合)4 级评分。总分范围为 10~40 分,得分越高表明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85,效度为 0.87。

1.3　统计分析　运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bar{x}\pm s$)对青少年校园暴力及相关行为现况进行描述,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不同特征学生校园暴力及相关行为差异,采用相关和回归分析等揭示青少年校园暴力与自尊的关系,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青少年校园暴力特点　见表 1。

表 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留守青少年校园暴力问卷得分比较($\bar{x}\pm s$)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自杀	肢体暴力	欺负	工具暴力	性侵犯	人际攻击	网络暴力	压力营造	言语侵犯
性别	女	873		4.14±0.77	3.23±1.72	3.04±1.75	2.77±1.88	3.18±0.64	8.13±2.02	5.31±1.15	3.31±0.83	3.24±1.23
	男	728		4.18±0.94	3.64±2.32	3.51±2.39	3.40±2.48	3.13±0.72	8.03±1.98	5.19±1.17	3.18±0.77	2.99±1.06
			t 值	−0.83	−3.69	−4.53	−5.78	1.52	1.03	1.96	3.24	4.32
			P 值	>0.05	<0.01	<0.01	<0.01	>0.05	>0.05	>0.05	<0.01	<0.01
是否独生子女	是	424		4.21±1.21	3.24±1.96	3.07±1.94	2.89±2.05	3.17±0.93	8.15±2.52	5.34±1.58	3.31±1.02	2.94±1.24
	否	1 177		4.14±0.70	3.55±2.11	3.38±2.20	3.19±2.31	3.15±0.57	8.05±1.77	5.20±0.96	3.22±0.70	3.16±1.11
			t 值	1.08	−2.75	−2.73	−2.53	0.74	0.77	2.19	1.81	−3.27
			P 值	>0.05	<0.01	<0.01	<0.05	>0.05	>0.05	<0.05	>0.05	<0.01
是否单亲	是	189		4.35±1.67	3.32±2.06	3.18±1.99	2.95±2.06	3.24±1.19	8.31±3.14	5.58±2.23	3.33±1.27	2.95±1.26
	否	1 410		4.14±0.69	3.48±2.08	3.31±2.15	3.13±2.27	3.14±0.59	8.05±1.79	5.20±0.92	3.23±0.71	3.12±1.13
			t 值	1.72	−1.04	−0.77	−1.13	1.10	1.17	2.29	1.16	−1.86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是否住校	是	749		4.18±0.93	4.26±2.51	4.21±2.62	4.10±2.79	3.19±0.75	8.17±1.91	5.26±1.13	3.19±0.75	3.23±1.13
	否	846		4.15±0.81	2.76±1.23	2.49±1.08	2.23±1.02	3.12±0.63	8.00±2.07	5.24±1.19	3.29±0.85	2.98±1.15
			t 值	0.87	14.92	16.75	17.36	1.81	1.74	0.37	−2.35	4.46
			P 值	>0.05	<0.01	<0.01	<0.01	>0.05	>0.05	>0.05	<0.05	<0.01
学段	初中	796		4.15±0.89	2.67±1.05	2.40±0.88	2.13±0.68	3.13±0.73	7.99±2.16	5.22±1.25	3.31±0.90	2.98±1.17
	高中	805		4.18±0.83	4.38±2.54	4.33±2.64	4.24±2.83	3.18±0.63	8.18±1.78	5.27±1.04	3.17±0.66	3.24±1.11
			t 值	−0.54	−17.10	−19.03	−19.87	−1.19	−1.96	−0.81	3.51	−4.44
			P 值	>0.05	<0.01	<0.01	<0.01	>0.05	>0.05	>0.05	<0.01	<0.01

由表 1 可见，男生肢体暴力、欺负及工具暴力卷入程度高于女生，而压力营造、言语侵犯卷入程度低于女生；独生子女的肢体暴力、欺负、工具暴力及言语侵犯得分低于非独生子女，网络暴力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是否单亲仅在网络暴力维度上对留守青少年有影响；住校学生肢体暴力、欺负、工具暴力以及言语侵犯得分均高于非住校学生，压力营造维度得分低于非住校学生；高中生肢体暴力、欺负、工具暴力和言语侵犯卷入度均高于初中生，压力营造卷入度低于初中生（P 值均<0.05）。

2.2 校园暴力与自尊的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自尊与留守青少年的身体暴力、心理暴力均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14，−0.21，P 值均<0.01）。对自尊与身体暴力与心理暴力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及是否单亲对留守青少年的心理暴力有负向预测作用，是否住校对留守青少年的身体暴力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年级对青少年身体暴力有正向预测作用（P 值均<0.05）；自尊对留守青少年的身体暴力无显著影响，但对心理暴力负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 2。

表 2 留守青少年校园暴力回归分析（n=1 602）

因变量	自变量	β 值	t 值	R^2 值	$\triangle R^2$ 值	F 值
身体暴力	性别	−0.03	−1.09	0.21	0.21	70.51**
	是否独生子女	−0.03	−1.36			
	是否单亲	−0.04	−1.92			
	是否住校	−0.17	−5.14**			
	年级	0.34	10.37**			
	自尊	−0.02	−0.78			
心理暴力	性别	−0.14	−5.32**	0.07	0.63**	18.67**
	是否独生子女	−0.06	−2.45*			
	是否单亲	−0.06	−2.37*			
	是否住校	−0.01	−0.27			
	年级	0.04	1.19			
	自尊	−0.22	−8.51**			

注：*P<0.05，**P<0.01。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留守男生的肢体暴力、欺负以及工具暴力等方面的身体暴力卷入程度均高于女生，而心理暴力卷入程度低于女生。可能是由于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要求以及性别本身的特征不同，如社会更关注男性的健康、身体强壮，而对女性的身材和容貌等方面更加关注。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在雄性激素的影响下，相较于女性，男性更具攻击性，更容易卷入到反社会活动之中[12]，使得缺少父母监督的留守男生攻击性更具外倾性，与韩慧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本研究中，独生子女的身体暴力和言语侵犯卷入度低于非独生子女，但网络暴力卷入度高于非独生子女。可能是由于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父母关注、教育更多，但由于父母日常教育的缺位，在与父母进行的有限沟通上多数是父母自上而下说教式的，遇到问题相较于外显的身体暴力，更倾向于用更内敛的方式去处理。尤其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独生子女有了问题可能由于缺少向父母倾诉或寻求帮助的机会，更习惯于转向网络虚拟平台，从而借助电子游戏等进行宣泄、攻击[14]。

单亲家庭的孩子仅在网络暴力维度高于非单亲家庭孩子，或许可解释为在社会交往中，现实家庭的不健全会使急需得到父母关爱和满足交流需要的青少年渴望逃离现实发泄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和心理的创伤，而网络的匿名性、开放性和隐形性恰好为他们提供了逃避责任和展示自我的心理需求，因此容易将虚拟网络当作排遣消极情绪的主要方式。

住校学生肢体暴力、欺负、工具暴力以及言语侵犯上卷入度均高于非住校学生，压力营造卷入度低于非住校学生。可能与住校留守青少年缺乏亲子关爱有很大关联。有研究证明，良好和谐的家庭环境对个体气质及行为方式有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到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15]。顾璇等[16]的路径分析也表明，对中学生攻击行为有直接作用的有亲子依恋和交往焦虑。留守已经使得青少年的亲子关系相对缺失，而住校导致留守青少年的家庭支持更少。亲子关系的缺失、人际沟通方面的障碍等导致留守学生在面对挫折时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解决问题，而采取肢体暴力、言语侵犯等消极应对方式，导致校园暴力行为发生率更高。曹杏田等[17]的研究已经发现留守青少年在遇到挫折时更倾向于采取回避、发泄等消极的应对方式。同时由于学生住校，较少一人外出，避免了卷入被压力施暴的可能。

留守初中生的肢体暴力、欺负、工具暴力和言语侵犯卷入度都显著低于高中生，压力营造卷入度高于高中生。与前期很多调查结果一致，即个体攻击性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这可能与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中后期，性意识、性冲动等因素的影响迅速增强、身心发展失衡问题更显突出有关。

在留守青少年校园暴力卷入与自尊水平的关系上，自尊水平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更少卷入校园暴力，与李琳[4]的研究结果相同。可能是由于校园暴力等攻击行为是生物因素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留守中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亲子关系的相对缺失和青春期特殊的矛盾，使得很多留守学生对自我的认识很不成熟、稳定，许多学生在面对挫折时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攻击等消极的措施来维持自己不稳定的高自尊。国内外研究认为，亲子依恋不仅对中学生攻击行为有直接作用，还可以通过交往焦虑及外显自尊和交往焦虑的中介作用对校园暴力等攻击行为产生影响[15,18]。

本次调查结果提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降低校

园暴力行为的发生:(1)加强家校互动和家庭教育,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全、温馨的学习生活环境;(2)学校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多渠道开展情感教育、生命教育和自我认识教育,增强学生稳定的高自尊,通过心理辅导预防校园暴力;(3)营造无暴力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及时发现和化解暴力倾向,切忌无视暴力行为和以暴制暴。

4　参考文献

[1] 但未丽.从校园暴力到网络暴力:基于数据的观察[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8,30(1):1-10.

[2] 党晓红,马昌春.新沂市中学生校园暴力行为调查[J].中国学校卫生,2016,37(12):1811-1813.

[3] 张海清,袁丽丽.留守儿童研究综述[J].社会心理科学,2014,29(6):645-648.

[4] 李琳.农村留守初中生自尊结构与心理健康及其应对方式的关系[J].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6,31(1):14-18.

[5] MILLER I W, RYAN C E.The McMaster approach to families: theory,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research[J].J Fam Ther, 2000, 22(2): 168-189.

[6] 陈京军,范兴华,程晓荣,等.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2):319-323.

[7] 杨虎民,汪杰峰.社会支持对犯罪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2(3):84-85.

[8] 李艳红.国内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研究述评[J].中国特殊教育,2012(6):52-57.

[9] 陈锋菊,罗旭芳.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兼论自尊的中介效应[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1):67-70.

[10] 支愧云,陈永进,夏薇,等.青少年校园暴力问卷编制及信、效度评价[J].中国公共卫生,2013,29(2):179-182.

[11]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633-636.

[12] BUCHMANN A, ZOHSEL K, BLOMEYER D, et al. Interaction between prenatal stress and dopamine D4 receptor genotype in predicting aggression and cortisol levels in young adults[J].Psychopharmacology, 2014, 231(16): 3089-3097.

[13] 韩慧,汪耿夫,苏普玉.安徽省中学生青春期发育时相与不同维度攻击行为的关系[J].卫生研究,2016,45(1):19-23,34.

[14] FERGUSON C J, OLSON C K.Video game violence use among "vulnerable" populations: the impact of violent games on delinquency and bullying among children with clinically elevated depression or attention deficit symptoms[J].J Youth Adoles, 2014, 43(1): 127-136.

[15] 徐明津,万鹏宇,杨新国. 留守中学生积极认知情绪调节心理韧性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6,43(22):4143-4146.

[16] 顾璇,姚荣英,李红影,等.中学生攻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路径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2,33(2):155-157.

[17] 曹杏田,张丽华.留守青少年自尊与攻击性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36(4):109-114.

[18] LISA R P.Assessing mental health and violence on college campuses using the vulnerability mode[J].J Am Assoc Nurs Pract, 2016, 28(4):212-217.

收稿日期:2018-09-30;**修回日期**:2018-11-08

(上接第 1793 页)

[13] JESSOR R. Problem-behavior theory,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and adolescent problem drinking.[J].Br J Addict, 1987, 82(4): 331-342.

[14] JESSOR R.Risk behavior in adolescence: a psychosoci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action[J].J Adolesc Health, 1991, 12(8): 597-605.

[15] CHEN P L, CHIOU H Y, CHEN Y H.Chinese version of the global youth tobacco survey: cross-cultural instrument adaptation[J].BMC Public Health, 2008, 8(1): 1-7.

[16] 蔡泳,乔韵,朱静芬,等.上海市青少年控烟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32(7):827-831.

[17] 朱倩茜,施莉莉,黄红.上海市嘉定区初中生吸烟调查:现状、认知及影响因素[J].教育生物学杂志,2018,6(2):76-80.

[18] 李新建,姚海宏,徐继英.上海市中学生吸烟相关健康知识和态度及与吸烟行为的关系[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09,17(1):12-15.

[19] LORENZOBLANCO E I, BARES C, DELVA J.Correlates of Chilean adolescents'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cigarettes: the role of gender, peer, parent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J].Nicot Tob Res Off J Soc, 2012, 14(2): 142-152.

[20] 战则凤.2016 年山东某职业学院学生吸烟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预防医学论坛,2018,24(4):313-315.

[21] SCALICI F, SCHULZ P J.Influence of perceived parent and peer endorsement on adolescent smoking intentions: parents have more say, but their influence wanes as kids get older[J].PLoS One, 2014, 9(7): e101275.

[22] CONRAD K M, FLAY B R, HILL D.Why children start smoking cigarettes: predictors of onset[J].Br J Addict, 1992, 87(12): 1711-1724.

[23] LEE S, YUN J E, LEE J K, et al.The Korean prediction model for adolescents' future smoking intentions[J].J Prev Med Public Health, 2010, 43(4): 283-291.

[24] INGLéS C J, TORREGROSA M S, RODRíGUEZMARíN J, et al.Alcohol and tobacco use and cognitive-motivational variables in school settings: effect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Spanish adolescents[J].Adicciones, 2013, 25(1): 63-70.

[25] PARK H K, AGILIDEA, BARTOLUCCI A.Factors affecting tobacco us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audi Arabia[J].Matern Child Health J, 2012, 16(9): 1828-1836.

收稿日期:2018-09-01;**修回日期**:2018-11-01